

马纯上先生的房间

蔡小容

马纯上先生，又称马二先生，是《儒林外史》中有名的文章选家。他的工作是编选时文辑印，作为科举文章应试指南，南京、杭州、嘉兴等地的书肆，到处都有他辑选的文册售卖。他在书中的初次露面，是在嘉兴，一个叫蘧公孙的年轻人在街上闲步，看到文海楼书坊的招贴：“本坊聘请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乡会墨程”，于是动念，回家换了衣服来拜访他。

马纯上先生就住在文海楼书坊的楼上。他这间房，既是他的下处，也是他的办公室。蘧公孙初次拜访，只略坐小叙，但见他房内满壁是书，具体陈设如何，我们在后面还会跟随另一个人再上楼细看。马先生说，他一向是在杭州选书，这次文海楼请了他来，包他几个月，束脩是一百两银子。束脩之外，吃住免费，他吃的啥，蘧公孙看到过：“一碗腌青菜，两个小菜碟”，他们的伙食标准书坊向有定例：“……发样的时候再请一回，出书的时候又请一回。平常就是小菜饭，初二、十六，跟着店里吃牙祭肉……”一个月只吃两回肉。马先生其实是吃不惯素饭的，他在相识的次日来蘧公孙家便饭，蘧家招待他的菜谱是：一碗炖鸭、一碗煮鸡、一尾鱼、一大碗煨得稀烂的猪肉，马二先生很高兴地直言：“你我知道相送，不做客套，这鱼且不必动，倒是肉好。”当下吃了四碗饭，将一大碗烂肉吃得干干净净，又给他添了一碗饭，于是连汤都吃完了。

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读书人大致走着两条路：求科举，或是做名士。名门之后的蘧公孙本无心功名，平日里做诗词、写斗方、与人应和，后又思变，他就是在这种心情下来找马先生谈谈的。马二先生自己科场不利，转而成了文章选家，他很乐意给人指导，对登门求教的蘧公孙是如此，对街头偶遇的匡超人也是如此。那个叫匡超人的青年，衣衫褴褛地流落在杭州，马先生把他邀来书坊，出个题目让他写写看，看后对他还字评点，教他许多文章作法；此外，还送他几部选书、一件棉袄并十两银子，资助他回乡，鼓励他进学。马先生不是清高的名士派，可我们分明感受到作者对他的敬意，相比某些名士的“雅得那么俗”，马二先生俗得颇可爱，他治学与待人，都非常真诚。

《儒林外史》是攒珠式结构的中国古典小说，若拿西洋小说的结构来套，当然套不上去，可是它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节奏，我们读来很舒服。把它改编成连环画，好像更合适，一册一故事，围绕人物去展开，各自独立又彼此勾连。连环画中的马二先生主要出现在《枕箱案》里，在《匡秀才》里也短暂现身，虽是不同画家所画，马先生的形象却十分接近，尤其他举止姿态中的恳挚、诚朴，完全如一。

“枕箱案”牵涉到了好些人物，多种世相。祖上做过知府的蘧公孙，偶然周济了一个与他的祖父有故交的负罪逃亡官吏——他周济的数额很大，把刚从亲戚那里讨来的二百两银子全都给了萍水相逢的这个人——对方感激涕零，把随身带的一个旧枕箱送给他，他又随手把这枕箱给了家里的丫头双红，给她盛花儿针线。蘧公子做事随意，是出身使然吧，公子牲儿，名士派儿。他缺少防人之心，想不到这个枕箱可能给他带来灾祸。案子的起因，原著只简短地用几句话交待了：“不想宦成这奴才小时同双红有约，竟大胆走到嘉兴，把这丫头拐了去……”家里仆童勾搭了丫头私奔，蘧公子发怒告官，差人拿住那小两口，想私下从中牟利，于是这个要命的枕箱就成了讹诈的好物件：蘧公孙结交钦犯，窝藏叛逆。官差不直接找蘧公孙，而是从丫头口中问出文海楼书坊有个姓马的是他朋友，就去找这马二。他找对了人，马先生虽穷，却肯为朋友疏财。

连环画对这一节的改编，增加了对两个小人物的描写，他们的形象饱满起来，情节也更有人情味。双红原是蘧公孙的妻子鲁小姐的陪嫁丫头，为人乖巧。鲁小姐是位思想正统的才女，每天亲自教导孩子的功课，经常弄到深夜半夜不睡，蘧公孙在旁连连打呵欠，双红则给他端茶递水，极其小心——原著就写到这里，连环画里加了一句：“自然，鲁小姐心明明白，朝双红瞟了一眼，叫公孙先到书房去睡觉。”鲁小姐明白了什么？我是个呆人，我没明白，看下文也只写双红铺床叠被地服侍蘧公孙，非常周到而已。这丫头还有一桩特别处，原著也这么写的：她念诗时，时常拿着诗册请公子给她讲解。看来这是个抄儿儿，比起满口四书五经、八股文章的妻子，红袖添香想必让蘧公子感觉相当良好。双红从前是给小厮伴读的，小姐自己不读，《千家诗》之类，给她读了当个笑话，而双红还真像香菱，她喜欢读；她有个私订终身的男朋友这一点，又像司棋了，她却比司棋幸福，她的宦成，一门心思地打算着要跟她一起

过日子。连环画也从宦成这头去铺陈：自从双红跟随小姐到了蘧府，宦成心里万分记挂。他既怕双红变心，又怕蘧家的什么人看中她，把她强占。这么改，比原著那句“宦成那奴才”高明了，奴才也是人哪，他有心上人，他想与她成婚，厮守一生。这愿望，卑微而本分，却需付出极大的冒险，越规去争取。宦成鼓起勇气，凑足盘费，跑到嘉兴去找双红。他是鲁小姐娘家那边的人，是见得到小姐的，见到小姐，扯个理由说老太爷要看姑爷做的文章。他跟人进来的时候，留心记住门户院落；低头回室的时候，暗里用眼睛四下搜索，果然，“瞧见了一双他熟悉的脚”，同时听见小姐叫“双红”，宦成的心砰砰乱跳了。在接过双红递过来的文章的时候，宦成偷偷塞给她一张写好的字条，大意是我们，今晚一起走吧——这小子胆子大包天了。双红也真听他的，她愿意呀——贾府里的贾赦大老爷就恨恨地总结过这类事，丫头就巴不得往外聘，配个小子，做正头夫妻——双红带着蘧公子给她的那只枕箱，在下着牛毛细雨的夜里，跟宦成手牵手，逃跑了。

原著说：“公孙知道大怒”，连环画说：“鲁小姐和公孙这个气可生得大了”。他们是有理由生气，但蘧公孙这个凡事都不甚上心的人，如此认真地写禀帖报官捉拿，究竟有没有逃跑的丫头其实是他的人的意思在内呢？宦成担心双红被他强占，或许他也恼怒双红跟人跑了，且不管有没有吧，反正现在宦成都不管了，他只要跟双红在一起。古代还是艰难，给人作奴仆的人想一夫一妇地婚配，几要拼上性命，现代人身自由、婚姻自主，一夫一妇却往往吵得日子过不成。双红跟宦成逃回他的老家，两个正在厨下做菜，突然一个官差闯进来，一把揭开锅盖，把煮好的一只鸡捞出来，啃个精光！然后把他俩抓起来，关在他自己家里，日复一日地勒索。

这小两口哪有什么钱，身上的衣

服都当尽了。身边这个枕箱，想拿出来卖几十个钱交给官差买饭吃。双红对宦成讲这枕箱的来历，那差人在窗外都听见了：原来有这么个好东西！活该我发财！一来二去，非此即彼，差人按算计好的最佳方案，来文海楼找马先生说话。

这回我们看到，马二先生的房间非常有意思。上到书坊二楼，对着楼梯口，就是他的房间。一排木窗户，临窗可以看外面的街景；书柜是靠墙放的，但书桌不是正面靠窗，而是侧面，这样就把房间作了分隔，有了层次感，颇有趣致。马先生坐在桌前工作，累了就看看窗外，他可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而是窗外事，声声入耳。

马先生看了差人拿来的出首叛逆的状况，吓得面如土色。蘧公孙现在不在家，他告诉差人说，请千万将状子捺下，等蘧公孙回来再商议。差人一听，抢过状子就要走，马先生急忙拖住他。这是犯关节的事，哪个敢掙？差人说，那我替你出个主意，花点钱，把这箱子买下来，这事就罢了。马先生连连点头。恰在此时——连环画这一笔加得真好——街上响起锣鼓声，马先生伸出头往窗外看，一乘八抬大轿前呼后拥地过来了，官府过路，好不威武，鸣锣开道，闲人闪开，差人的话落了声势，他说的都是真的了。至少二三百两银子，差人说。那不能，马先生说，即便公孙在家，他也拿不出这许多。几番谈不拢，差人又要走，马先生又连忙拉住他，掏出手机叫外卖，要请他吃饭——哈，马先生没有手机。他在楼梯口叫个书坊的伙计，去帮忙叫些酒菜来，大盘大碗，和官差边吃边谈。直到吃完仍未谈拢，马二先生急了。他从箱子里取出包袱，把里面的银子摊到桌上，还把布料抖了抖：“我所有的积蓄就是这九十二两银子，多一厘也没有了！”

差人也怔住了。眼见为实，马二先生被挤得干干净净了。这九十二两也不算小数目了，他言不由衷说了句：

笔会

“先生，像你这样血心为朋友，难道我们当差的心不是肉做的？……”于是由马先生做主，代公孙写下一纸婚书给宦成，了结此事。

马二先生带着枕箱，来蘧公孙家等他回来，慢慢跟他说起这事。公孙的脸一下飞红。“……幸得平安无事。我这一项银子，也是为朋友上一时激于意气，难道就要你还？但不得不告诉你一遍。”他来嘉兴选书的这几个月的薪酬，全都赔了进去，换回这个箱子来，让蘧公孙把它毁掉。他救了朋友一命呀！他说不用还，蘧公孙也就不提，马先生要离开嘉兴了，他来进行，封了二两银子相赠，这与他萍水相逢赠与那个给他惹祸的官吏的二百两，形成荒谬的比例。但，在银钱上全无算计方显名士本色，所以蘧公孙这样办事并没有错，马先生也不介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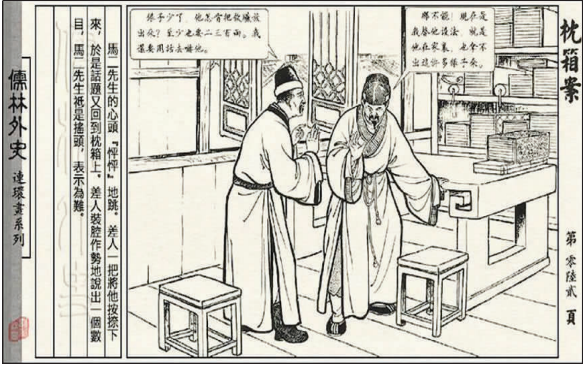
马二先生随后回到杭州。接下来，原著有一长段马二先生游西湖的情节，很精彩，可惜没编进画书里去。杭州景致旖旎，灵隐寺、钱塘门、苏堤、雷峰塔、净慈寺，马二先生腰里带了几个钱，独自一人到处走。路上碰见许多乡下妇女来烧香，俊的丑的，穿着绿，他不以为意，倒是一路上时时碰到的许多吃食，让他喉咙里直咽唾沫。透肥的羊肉，滚热的猪蹄，海参、糟鸭、鲜鱼、馄饨，他都没钱买，只得吃了十六文钱一碗面，不饱，又买了两个钱的笋干嚼嚼，“倒觉得有些滋味”；再往前走，又买了些桔饼、芝麻糖、黑枣、板栗、烧饼之类的小零食，吃了一通，回来睡觉；次日又爬山，在山上又吃茶，买了十二个钱的蓑衣饭，“略觉有些意思”；走到山冈上，俯瞰江水，水平如镜，江上的船一个一个如小鸭子浮在水面，他心旷神怡。然后他又饿了，恰好碰见一个乡里人卖吃食，他高兴地买了几文饼和牛肉，尽兴一吃，吃饱了。马二先生真土。但我们很想请他吃点啥，估计作者也是这意思。

2017，9，20-25

笔会

《枕箱案》，吴敬梓原著，冯墨农绘，

新美术出版社 1955 年初版



小站

李新

小站早已废弃了，随着高铁兴起，小站成为历史无名的小点。

可那小站却成为我小时候的希望。我小时候有个最大的愿望：要是能乘上火车该多好！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母亲满足了我这一愿望，乘火车去二舅家。我们乘的是闷罐子火车，冒着长长的烟，像疲惫的老牛在长空喘息着。一排排座靠在硬硬的铁墙上。我们都异常兴奋，说说笑笑到了夹沟车站。下了车，顺着田间小路到了二舅家。

二舅家是我那时到的最远的远方。此后长久不坐火车。

我的天地是小的。我们西边的山称作西山，东边的山称作东山，所谓二舅家就在东山的位置。西山一个集叫赵集，东面一个集叫火集，我用脚丈量土地基本在赵集和火集之间，脚下每一块坑坑洼洼的土地我都记得。我每天看着太阳从东山那边升起，从山谷出来，越过山的头顶，在山头顶的上方悬着，像纸糊的红灯笼，又看到太阳朝西山落下，像一盆火掉到黑窟窿里，在天边闪出火红的一片，燃烧的一片，然后化成黑沉沉的灰烬。

那时县城是我去的最远的远方。

地理书上说长江，我想长江该有多远啊，我要是能见到长江该多好啊！一个农村孩子，跟着课本畅游世界，于是教科书上出现的每一个地名都成为此生最大的梦想，最大的愿望，仿佛到达了那个地方，此生便不再有遗憾，可真正的远方是远方后面还有远方，远方永远在远方外。我人心大了。而小站就是那历史无名的小点，载着我从这个远方奔向下一个远方。

高考上榜半个多月的狂喜之后，我静静地来到这座小站。哥哥和四叔为我送行。我们在小站旁边的饭馆吃饭。四叔说：“如果你有女孩子喜欢你，你就跟她谈。”那年我十九岁，如果落到农村，谈对象无疑是困难的；现在我考上了，也许有一排女孩子让我挑选呢！四叔是老单身汉，他第一次这样直截了当地跟我谈“爱情”，又是那样推心置腹。在他看来，一纸通书书换来的才是我恋爱的资格，而他却终生与之一绝缘。同来送行的还有我一位高中女同学的爸爸，他的腿还瘸着，是前一阵和我

苏轼有三子，长子苏迈为元配王弗所出，次子苏迨、三子苏过为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所出。可苏轼去世以后，颇有人被说成是他姬妾所生的儿子，宋徽宗身边的大宦官梁师成就是其中的一个。《续资治通鉴·宋徽宗宣和二年》记载：“师成实不能文，而高自标榜，自言苏轼出子。”所谓“出子”，就是有孕之妾被休弃后所生之子，史家用“高自标榜”、“自言”，皮里阳秋，意思是这个说法并不靠谱。《宋人轶事汇编》转引陆游《家世旧闻》：“（梁）师成自幼警敏知书，敢为大言。始自言母本文潞公侍儿，或告以师成貌美类韩魏公，因又称韩公子。久之，有老女匿言苏内翰有妾出外舍，生子，为中书梁氏所乞，师成于是又尽变其说，自谓真苏氏子。每侍上言及公，辄曰‘先臣’，闻者莫不笑之。”对梁师成来说，苏轼是文彦博、韩琦之后的第三个“爸爸”人选，一句“闻者莫不笑之”，可见虽然梁师成曾经为苏轼诗文解禁说话，他是苏轼儿子这件事大家并没有当真。事实上，从梁师成和苏轼伯父的曾孙苏元老近乎不成后，指使言官“论元老苏轼从孙，且为元祐邪说，其学术议论，颇仿轼、辙，不宜在中朝”来看，恼羞成怒之下，将苏元老是自己认的“爸爸”的族孙身份和学术议论像“爸爸”、“叔叔”都成了罪过，可见梁师成也没有真把自己的说法当一回事。

另一个被说成“苏轼出子”、“苏轼遗体”的是孙覿。

孙覿（1081-1169），字仲益，别号庆庄居士、鸿庆居士，宋徽宗大观三年（1109）进士，后举词学兼茂科，为秘书省校书郎，主持增修我国目前所存最早的国家书目《崇文总目》，宋高宗建炎年间（1127 -1130）擢升为吏部尚书、户部尚书，后罢归隐居太湖之滨。

孙覿是常州晋陵（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）人，苏轼与常州又渊源颇深，因此，笔记中孙覿和苏轼也有了交集。南宋葛立方在《韵语阳秋》中记载：“后坡归宜兴，道由无锡洛社，尝至孙仲益家。时仲益年在髫髻，坡曰：‘孺子何艺艺？’孙曰：‘学对属。’坡曰：‘试对看。’徐曰：‘衡门稚子璠玕器。’孙应声云：‘翰苑仙人锦绣肠。’坡抚其背曰：‘真璠玕器也！’异日不凡。”这只是说苏轼曾经和幼年孙覿对对子，因为孙覿语新而属对亲切，夸奖了这个孩子。但是到了明代蒋一葵的《尧山堂外纪》，说法却变成了：“孙覿，字仲益。相传东坡南迁时，一妾有娠不得偕往，出嫁蒋家孙氏，比归覿之，则仲益生六七龄矣。名名曰覿，谓卖见也。后官尚书。”蒋一葵虽然转述了这一八卦，但只是用了“相传”，语气犹疑不定，稍后于他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桢在《跋孙覿尚书尺牍》中辨明此事：“阳羨孙老得东坡弃婢而生尚书，实坡公遗体。予跋《鸿庆集》，既辩之矣，顷又考得一事。坡往阳羨，憩村舍，见一童子颇聪慧，出对句云：‘衡门稚子璠玕器。’童子应声曰：‘翰苑仙人锦绣肠。’坡喜之。童子即覿也。然则遗体之说，益知其妄矣。”

可是冯梦桢的话被后人理解错了，民国时期刘声木在《梵楚斋续笔》中说：“南宋孙覿，公然自认为苏东坡遗体，自记于家谱中，见于《快雪堂集》跋语中。”网友眉山新秀在《解密苏东坡爱情秘史》中也说：“偏偏这话被与他同时稍晚的嘉兴才子冯梦桢当真了。冯氏在万历五年（1557）会试中名列第一，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，后做上翰林院编修，南京国子监祭酒。他在《跋孙覿尚书尺牍》一文里，公开传播孙覿为‘东坡遗体’。”

常州方志比如《武进阳湖县志》中说得更有志有尾：“苏轼见孙治原意，赠以孕妾，七月生子。后数载，轼来常，爰携子谒，因名曰‘覿’，谓既卖复见也。观子巷、显子桥，传为孙爰携子谒轼之地。”清代史学大家、也是常州人的赵翼，在《陔馀丛考》卷四十一《孙覿为东坡子》对此事和相关地名的出现也有专门考证：

“吾郡宋时有尚书孙覿，相传为‘东坡遗体’，冯具区（梦禎号）祭酒所云阳羨孙老得坡公弃婢而生者也。覿所著有《鸿庆集》。今郡城外有降子桥。城中有观子巷，是弃婢生覿，以覿见坡之遗迹。王阮亭则力辨之，谓坡往阳羨，见一童子颇聪慧……坡甚喜之。据

苏轼身后的『儿子』问题

秦凌

此，则覿非坡子明矣。然是时已传播其事，至以之名桥、巷、何耶？岂宋人好名，如童贯自托于韩魏公所出，梁师成自谓坡公所出耶？按覿在靖康时附耿南仲倡和议，有不同议者，则欲执送金人；又草表媚金，极其笔力。高宗初，召为中书舍人、知制诰。绍兴二年，又知临安府，以赃败，编管象州。则覿本非端士。所云东坡子者，盖出于覿之自言，欲以攀附名流，而不以中藉为耻也。”

从赵翼的文字看，他对冯梦桢的话也理解错误，把冯氏当成了谣言的传播者，其实王阮亭（王士禛）和冯具区（冯梦禎）的看法并没有不同，两人都认为因为苏轼曾经和童年孙覿对对子，而这个场景是一个大文豪看到一个陌生的聪明孩子非常欣赏，说明孙覿不是苏轼的“出子”，但这个判断实际并不能直接否定传言，这是因为传言里这个场景也可以被八卦成老爸爸见儿了，两眼泪汪汪。

至于赵翼认为孙覿是苏轼儿子的说法出于孙覿自己，其逻辑无非是：因为孙覿“本非端士”，所以是他自己不以中藉为耻而攀附名流。这无疑是没有根据的推测。

孙覿童年时与苏轼的相遇，对他影响很大，他的诗歌即取法东坡，豪健清新，与江西诗派的新生坚硬不同，晚年归隐期间的诗作如《吴门道中二首》（“数间茅屋水边村”、“一点炊烟竹里村”），更是“写得萧疏疏朗，富有情趣，颇类荆公晚年绝句，不应以人废言”（《宋诗鉴赏辞典》中蔡厚示老师语）；孙覿尤长於四六，周必大给孙覿写的《鸿庆集序》里，称赞他“名章隽句，晚而愈精”。可是孙覿在自己的诗文中，虽然写过“东坡百世师，乘云上骑箕。文争日月光，气故嵩华齐”这样歌颂苏轼的诗句，但从来没有自称过是“东坡出子”或“东坡遗体”，赵翼的诛心断案，并没有证据。

纪昀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从几个方面指出了孙覿的劣迹：弹劾李纲、污蔑太学生；为钦宗草表上金主、极意献媚；谄附黄潜善、汪伯彦；替万俟卨作墓志诋毁岳飞，等等，称“覿之怙恶不悛，当时已人人鄙之矣”，但无一语及于孙覿自称苏轼之子。南宋理学家朱熹更写过《记孙覿事》，一篇寥寥二百字犀利小品文，刻画了晦庵心目中孙覿的丑态，但是朱熹也没有提到孙覿自认苏轼儿子的事情。

要知道，苏轼和程颐势同水火，苏轼当众嘲笑“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”，在绍宋哲宗的奏章中更说得严重：“臣素疾程颐之奸，未尝假以色词，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；与之对应，洛党对苏轼和蜀党也无情报复，而小程正是朱熹理学传承中的不挑之祖。《朱子语类》中曾经记载苏轼少子苏过“出入梁师成之门，以父事之”，也记载梁师成关照账房，一万贯以下的钱苏过要拿无须禀报自己，照给就是，后来苏过因为多金而丧生。这些记载事出有因，但基本上是无关之谈，如果他嫌恶的孙覿和苏轼有这么一layer即是依托的关系，朱熹《记孙覿事》或当涉及，这也许勉强可以算是一个间接的推论。

后人评价孙覿，曾经用过“孔雀虽有毒，不能掩文章”，这本是王世贞在《乐府变》中评价严嵩的话，用在孙覿身上其实有点过分了——孙覿可能是品格不够高洁的御用文人，但并非严嵩这样的权奸，另一方面，孙覿在徽宗时也曾经写过“噬脐有愧平燕日，尝胆不忘在莒时”的慷慨诗句，期待君王发愤图强，更曾经弹劾过蔡京，讽刺过秦桧，细究其人品性格也是有着多样性的，而无论如何，把并非他所为的破事栽在他头上，总是不公允也不厚道的。

梁师成因为主动攀附说自己“是‘苏轼出子’，孙覿因为以讹传讹被认为是‘东坡遗体’，东坡居士莫名其妙“享受”了马克·吐温《竞选市长》中那个孩子抱着大腿喊爸爸的“待遇”，加上“春娘换马”这种毫无根据的传言，竟被有的网络媒体称为“渣男”，这是更加没处处理的事情了。

哥哥一起为我们跑转户口和转粮油关系——即我们的物理老师常说的草鞋换成皮草鞋，农村户口换成城市户口，农业粮换成商品粮——而跑跑的，再跑下去，就断腿了。他一瘸一拐，专门对我说谢谢，意思是说他的女儿就委托我了。她一上车就睡觉，我就只好一路不睡地照看我们俩的行囊。

我一下子去了很远很远的远方，距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叫江南。

我后来去过更远的远方，天涯海角，去过南阿耳卑斯山，南太平洋，但我不会忘记我是从那座小山出发的。从徐州乘高铁往上海去，我瞅着那座小站的背影，好像只有一块站牌站在那里，站牌上的字迹已经暗淡，灰扑扑的，像从前乡路上推着独轮车卖大姜的老农。从前送行的人不知去了哪里，我渐渐地老了。

从这里出发的游子们，还有几人记得这个小站？还能一一回来吗？

2017、11、11

